

短評：一、痛逝者 二、關於宋慶齡先生最近的對於時局的聲明 三、誰是罪人

中國憲政何以至今沒有確立？

張君勱

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應有的反應

張東蓀

致敬宋慶齡先生並擁護其主張

王之德

中國問題逐漸成爲國際問題麼？

毅 生

從巴黎和會談到德國問題

蘇 生

我們別錯失了機會！

水 石

美國著名刊物一覽

再生

第一二四期

三十五年八月三日出版

短評

一、痛逝者

李公樸，聞一多被打死了，陶行知又死了，他是「憂愁幽思」而死，不，他是憤怒而死。

詛咒這萬惡的槍手，詛咒這萬惡的指使者，詛咒這萬惡的時代，

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的時代！

「鴉巢鳴銜鉅，豺狼當路衝」，好一個無恥的時代，好一個天理滅絕的時代！

安息罷，善良而純潔的靈魂！自強奮發的靈魂！在這個年頭，除了魔王，魔眷屬，魔子弟，誰還有生人之樂？早死焉知非不幸？求仁得仁又何怨？

一燈能消萬劫暗，一悔能消萬劫罪。在今天，無恥者愈加無恥了，不惜與真理為敵，不惜與全人類為敵；失了心，發了瘋；希望他能悔悟，除非日西出，水倒流；但是你們真實而善良的努力已經替人間留下了火種，這火種會燃起無盡的燈，照耀了大地，震撼了魔宮。你們担当了祖國的災難，担当了四萬萬同胞的災難，因你們的受難，四萬萬同胞的災難減輕了。你們將在善良而純潔的人的心上留下永久的哀思。

安息罷，善良而純潔的靈魂！

(木)

二、關於宋慶齡先生最近的

對於時局的聲明

一向沉默的宋先生最近發表了她對於當前時局的一些重要意見。這些意見，很顯明的，已得

到很多人的贊美和全世界的注意。中宣部彭部長在答新聞記者的問話時說道：「宋先生的談話不足以代表國民黨」。我們覺得彭部長這句話可斟酌之點有二：

一、宋先生是中山先生的夫人，國民黨黨員，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我們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她是最能了解中山先生的意思的一人，最能了解三民主義的一人，說她不能代表國民黨，竊以為未可。

二、退一步說，她不能代表國民黨，她以中

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 千古

江山是老子打來豈容你組織同盟開口

民主閩口民主

殺人兩槍殺人

生死非閻王注定試看我剷除異己一槍

再生社仝人敬挽

華民國公民的資格講話，她講的話已得到許多人的贊美和全世界的注意，總應該值得作為政府當局的參考的資料。彭部長應據理與事實對宋先生的話加以批評。政府能接受則接受，不能接受，當說出一個不能接受的道理。宋先生的話即使不能代表國民黨，也許還能代表國民黨以外的民衆。難道不能代表國民黨的意見，便都是錯誤的，不值一顧的意見麼？

彭部長一語而二失，甚不稱民衆之意。

(希)

三、誰是罪人

官僚資本和貪官污吏，不獨已經是衆矢之的，而且是達到「天下之惡皆歸焉」的程度。小至驍兵，大至一等達官，都一樣地攻擊官僚資本和貪官污吏，院長，部長講官話的時候，也好像怒髮衝冠，要救民於水火，請速陳立夫的洋洋千言，亦免不了把老爺們罵一個痛快。老百姓仍然是「一天比一天慘慘，真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萬惡的官僚資本和貪官污吏，雖然被人們攻擊到體無完膚，但是這些貪官污吏是誰呢？這些官僚資本的主人又是誰呢？

達官貴人們攻擊貪官污吏攻擊官僚資本，却絕口不提是誰是罪人，只是自加粉飾，自加洗刷，大概以為這樣放言高論，便可以置身於貪官污吏之外，至於是否有人懷疑到「此地無銀三百兩」，可以置之不理。

老百姓只是犧牲者，他們根本沒有黨國要人的資格，所以老百姓沒有資格成爲罪人。

官僚資本和貪官污吏都和一個官字結了不解緣，一目了然，誰也曉得誰是罪人。

官從那裏產生出來？爲甚麼他們可以橫行作惡？爲甚麼誰也奈何他們不得？

院長部長是百官之首，大概有不少貪官污吏官僚資本的罪人跳不出他手下的範圍，苦果認真來一個個面無私，豈不是更能洗刷自己的面目，比較兩個貪官強些。

北平的老百姓，曾經向蔣主席告了一萬多張狀，各地方接收官員之橫行作惡，又有口皆碑，滿於官樣文章了，可是這些罪人如何處置，只有天曉得。

這次派出來的接收清查團對於這些罪人又如何呢？大概不至於說不知誰走罪人。(明)

中國憲政何以至今沒有確立？

張君勱

——中華民國未來民主憲法十講之二——

從民國成立以來，所謂憲法，約法，或草案，已經不止一次。明白一點來說，三四次，或者說七八次，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所謂約法所謂憲法之頒佈次數，已經不少。何以條文是條文，政治是政治，好像有了憲法，也不過是一種具文。即就憲法外之其他法律來說，如預算法規審計法規或出版法，實能一條條照法律的原意實行，不偏私，不虛設，不濫用地來執行，在我們國家裏，實在是一件不常見的事。所以令人懷疑起來，好像中華民國是不是有實行憲法的能力，變成了一件大家担心的事了。

就民國初年來說，有所謂臨時約法，民國三年袁世凱頒佈所謂中華民國約法，後來又變為洪憲帝制。直到北方政府消滅之日為止，關於憲法草案有天壇憲草，有曹錕憲法，均是一種虛擬而未實行的文件。國民政府成立後，有民國十九年中華民國約法草案，有民國廿年調政時期約法，但就該項約法中國家主要機關國務院主席之權力來說，本來規定國民政府主席有提請各院院長之權，但後來在修正國務院組織法中又改為主席不負政治責任之規定。

從以上各次憲法或約法的翻來覆去來說，其中制度如民國初年南京政府時，本為總統制，及袁世凱被選為總統時，又改為內閣制。廿年六月調政時期約法頒布，與廿年十二月國民政府修正組織法之頒布，相差不過六個月，但是在約法中無國民政府主席不負實際政治責任的規定，到了十二月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又說出主席不負責任的話。與元年之由總統制變為內閣制，如出一轍。我們有了已往卅五六年的經驗，知道我們對於憲法的條文或某種制度，有一種議而不決，決而不遵行的習慣。這實在是國民對於憲法的施行犯了一種大毛病。我們不能不拿來當為一種政治上的疾病，而加以診斷的。

現在我要拿出一個題目來，同諸位講一講，這題目叫心態 (Mental attitude) 或心習 (Mental habit)。這個題目講了後，才能對於這疾病如何療治，方能寫出一張藥方。

我們知道人一方面是血液肉體，他方面有性靈，如瞭解力記憶力之類。所以人生是合肉體心靈兩面構成的，在他每天應付環境之中，就養成了習慣或心態。譬如說有人早起，有人晚起，有人勤儉，有人奢華，有人勤勞，有人懶惰，這都是一種習慣。不但個人如此，同時個人所處的社會也是如此。社會裏面多數人中往往發現一種共同習慣。譬如外國人開會，各個個人都能遵守時間，至多不過差幾分鐘；而我們中國人可以遲到，短期半點，長期一點，亦不以為奇。中國人喜歡打麻雀，可以四圍八十二圈終日在牌桌上消磨時間，金錢輸贏的數目很大，外國人雖然也有立治牌戲，但是時間總在星期六晚，消遣時間雖也花去一二點，錢的輸贏是很小的。再舉一種習慣說，外國人最喜歡旅行，因為旅行可以休養身體增長閱見，而中國人則對旅行視為畏途。再則英美人士對於做官不視為功名利祿之途，而吾國人視此為唯一發財途徑。於此可見社會環境之中，可以產生多數人的習慣。我們從以上所說的道理，將吾國人視憲法為具文，作為一種習慣而研究其所以然之故。我們分爲以下幾種原因為說明之資。

第一、帝制自為。我們讀漢高祖本紀，知道漢高祖過咸陽，看見秦始皇的威風，曾喟然歎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及項羽既亡，高祖作了皇帝，他置酒未央殿前，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這段問答語中，明白說出中國人思想，都拿國家當為私產。買田地是置私產，費為天子，富有四海，也不過是私產的擴大而已。我們不要認為這種思想到了現在，已經沒有。不然！何以

有洪憲帝制夜復時呢？這種帝制思想，假如你對英美人說，他們總以為是離奇的說法，絕對不能明瞭的。而在吾國四萬萬人腦筋中，我們現在時常還聽見「真命天子」之說，可見帝王思想，實在是民主政治的大障礙。

第二、割據一方 如漢高祖漢光武歷代帝王都抱有一種「帝制自為」的意思，是不必說了。但到了分崩離析時，雖不能作一統天下的雄圖，未嘗沒有人有割據一方的思想。西漢末年，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起兵時，告訴他的兄弟說：「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道種處也」。後來有張立曾遊說竇融說：「常各據土宇，與隴（隗囂）蜀（公孫述）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附也。」此種譚吐最能代表割據思想。馬援曾對隗囂去公孫述，回來向隗囂說：「子陽井底蛙耳，此無異說，此人只能坐井觀天看不到國家全局。其他漢末唐末及宋元末年類乎隗囂公孫述與竇融的人，多得不可數計，現在不必細說。民國時代如張作霖，如後來的孫傳芳盧永祥乃至於現在的楊森劉文輝又何嘗不是受割據一方的思想的影響呢？

第三、越軌為能 我國人向來處於帝皇專制之下，既不知有國家，更不知法規為團體生活之所必需。反而時常以處於法外為自己的本領。譬如一般人點電燈要出錢，某甲點電燈不花錢，他還要向人誇耀。有人在肉價限制時買不到肉，某甲不但守法律上肉價限制，而且能多買到肉。旁人拿不到護照，某甲偏偏拿到護照出國。一般人買不到飛機票，他能想法子買飛機票且比旁人快。這種事情，都是說國家即有法令，人民以不守為得意，因為吾們法律本來不公道，就是本來公道，一般人民也以不守法而自鳴得意。或者這是古代封建時期特權階級的殘餘風氣，但是時至今日還未能除根，而存在於一般士豪劣紳思想之中。

第四、雜文弄法 國家法律之所以頒布，必有一種不得已的理由，才會有這種法律。所以法律的施行必須公平。人民看到政府施行法律是公平的，自然也認守法為當然的義務。但是我們聽見國民口頭常有幾句話：①視法令如弁髦②紙上空文③官樣文章④敷衍塞責。這種話無非說拿法令不當一會事，而且能想出一種妙法，把法律的嚴重性躲避了過去。表面上看來，好像並沒有違法，實際上已經將法律的原意加以伸縮變通了。也就是說，不照法律辦事之謂。譬如說：米糧定額分配，每人一石，但是填報戶口時，不管家裏是否有五個人，一律填寫五口，這就是雜文弄法的一端。以徵兵法來說，政府徵兵應以徵兵法為根據，但是除鄉下苦人可以隨便拉夫外，貴人子弟，除了志願青年軍外，有誰應徵入伍的？這便是違法的一端。但是輿論很少起來責備政府。其他「工貨」「農貨」，真正窮人，必能得到貸款，能奔走權門的人，反而得到便利。再舉一兩個例，如政府明令不許人民囤積居奇，而戰爭期內所有富戶或銀行，那一個不是靠囤積貨物抬高物價？但是政府視若無睹，絕對不敢打開倉庫調查積貨。政府徵收的所得稅利得稅，無論銀行公司工廠，那一家不預備兩種賬簿？一本是真正的出入盈虧，一種則專為納稅用的。這種欺騙行為，大家知道，但是大家存心讓他過去。這種種都可見我們國人藐視法律的心理。

第五、治亂循環 我們在孔夫子時已有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話。有了好人，如漢文漢武唐太宗明太祖之類，人民便可暫時享到幸福，反過來漢靈帝唐昭宗宋徽宗宋末徽宗欽宗，那就到了小人用事不可收拾的時代。

由此可見，這個國家內從來沒有一種很好的政治制度，能使第一代好人所為，即便到了第二第三代，照樣繼續下去。三國演義上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者說，治亂循環四字，最能表示中國人對政治上的看法。在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現象之中，我們可以說，中國政治是沒制度基礎的。（Institutional basis）譬如一個公司一個大學的第一代開創者，創立得很好的法規，後起者依樣葫蘆，亦能照樣做下去。但是我們國家缺少制度的基礎，從未開有會議的習慣，所以一個人死後，後來者就無從繼續下去了。所謂制度的基礎有三個意義：一、法規確立，二、合議辦事，三、傳統繼續。此三種意義，求之英國議會，天主教會與夫歐洲自中古迄今之大學制度，便可瞭然於心，無待細說了。

第六、人民愚昧 最後還有一點是多數人的愚昧與窮苦。我想大家閉了眼睛一想，就可知道全國總稱四萬萬人，但其中相當的有飯吃的有多少，能識

字的又有幾人。我們祇要在路旁看見小孩與婦女在垃圾中檢東西，就可以知道人民謀生之路如何，人力浪費又如何了。同時，又看見不識字的婦女，拿了家信，一定要請測字先生替他解釋或寫回信。這種情形，決非少數，而是全國二三萬萬人共有的。這就是幾年來愚民政策的結果。他們既不知道自己的人格，更不知道憲法上給予他們種種基本權利，自然想不到他們有選舉人資格，可以投一票來決定在野黨在朝黨的進退。試問人民在這種狀態中，如何能行使公民權利擔當國家的責任呢！

除以上六種原因外，不關於一般社會情形，而是受歐戰以來世界潮流的影響的，就是領導革命的人，舉棋不定。民國初年，大家的思想，是走向英美的民主政治，所注重的是憲法，議會，政黨，責任內閣與地方自治等事。這些事實便為革新政治的目標，及蘇俄革命與德義兩國法西斯主義橫行之日，我們的政治又走到世界革命無產獨裁，乃至一黨獨裁的路上去了。所有這種自己認識的忽東忽西，也是造成國內政治混亂的一個原因。

以七種原因，希望在朝黨在野黨，尤其政府中人反省一番，不要專門拿過失放在敵黨身上，不認自己有何錯誤。

以上七種情形，可說我們拿民國以來憲政不能確立的原因，已經解釋一番了。或者有人拿社會學來解釋，說我們沒有脫離封建時代，或者說未脫離農業時代，所以不免有帝王思想與夫土豪劣紳等，這種政治上與經濟上相聯的關係，在這演講中也無法細論。現在將以上情形歸納起來求一個藥方，以療治病根。

我們明白了以上七種情形，表面上似乎很複雜，但是國家的治亂興衰，不外乎兩種人，一種治者，一種被治者。這兩種人如能瞭解其地位及權利義務所在，不怕國家不上軌道，不怕人民不能安居樂業了。

第一、治者地位如何？治者，手握大權，決定政策，頒布法令，賞罰進退天下人物，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他不過是一副大機器中一個發動機而已。他的地位是在全付機器若干連環中之一環，並不能拿國家的事，當為一己家事，如前段中所舉漢高祖所想像的。假定他是黨領袖或一國總統，應先得到本黨的擁護與民衆的擁護。就是說他的事業在謀黨與國家之發展。在二者有衝突時，應該先國而後黨。他在執行職務時，第一、應該遵守國家基本大法的憲法，第二、應忠實執行一切法規如預算法徵兵法。處處應依法行事，不可稍有踰越處。我們看見美國歷代總統，有的是庸人，有的是非常人，所以他們的政舉，有高明與不高明之分，但他們看憲法與法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態度是各人一致的。就是在與敵黨戰爭時，也不敢因為他要奪取政權，把道德的規矩一切破壞毫無顧忌。美國廣播電台，係私人事業，要用電台作政治廣播，要化幾百萬美金。羅斯福與杜威戰爭時，如羅斯福講了一點鐘，那就不能不讓杜威也講一個鐘頭，以表示對於彼此雙方，是同樣的公平的。惟其雙方能公平競賽，所以政治競爭中，也有道德規矩存在。假令只許一黨有兵有地有財，他黨尤而效之，以兵以地相爭，假令這樣做下去，甲黨為求勝利之故，置道德法律於不顧，他一黨亦復如此。這樣一個國家，除成為無法無天外，尚有何話可說。

第二、被治者地位如何？國內四萬萬人，不管高至領袖，低到乞丐，都是國家的主人翁。因為從主權屬於國民來說，他們都是國家主人翁。我常聽見國內人說人民程度不夠。要知道人民程度够與不够，完全看人民有無衣食有無智識。有了衣食，才有智識；有了智識，自然有禮義廉恥之心。假定國家年年內亂，人民求安居而不得，自然無教無養。可見人民程度足與不足，全看國家有無教養。假定國家天天在內亂之中，人民程度永不會够的。可見人民程度之提高，在於教養之普及，而教養方法之普及，又看國內和平是否確立。簡單來說，人民程度够與不够，責任在治者身上，不在被治者身上。（第一）要有衣食，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第二）要他有教育，既富矣，又何如焉，曰教之。

但是從現代民主國來說，教養兩端，還是不夠。現代國家人民有參預政治之權利，須辨別那個人應當選那個人不應當選。所以他得有參預政治的熱心，或行使公民權利的能力。人民不應但居於袖手旁觀地位，因為他祇知道從旁批評，會養成他「看人挑擔不吃力的習慣」。所以政府一定要使熱心政治的人到議會裏去當議員，親聽見政府報告，與實際政治情形相接觸。同時須許他做反對黨，使他批評政府的時候，同時須拿出自己的政見，自己的辦法

來。就是說你上台時如何做法，應該預先說出來給人知道。這樣他對國家政治自然養成他的責任心。Sense of responsibility 這責任心三字不僅僅說參加政治而已，而是說你來上台時這個擔子如何擔法，國人亦預先可以知道一點。國家肯拿這樣地位給反對黨，自然反對黨不敢放之高論，專作不負責任的批評或專以搗亂為事。朝黨野黨輪流執政，自然全國人擔當國家的責任心，由此養成。

現在我已把治者與被治者應有的職掌，約略說明了。有了以上良好的治者與被治者，假定沒有好制度，民主政治還是不能長久的。所以還有三點應加說明，也是我們所謂對症發藥的一部分。

第一、基本事項之調查 所謂基本事項，分為人口與土地。這件事說起來，好像極普通，各國都每五年或十年有一次人口統計或調查。土地測量也是現在國家所極注重。我們姑且從反面來說，就是假定沒有人口、土地調查，其弊病是如何。沒有這兩種調查，現代國家的民主政治，是無法施行的。我在美國到她縣政府去看，最重的，是兩件事：一、人口調查，二、土地調查。一個人出生婚嫁及死亡，各個人要報告並詳細記載下來。土地調查，各人田畝多少，房產多少，地界及土地上的營業，如畜牧耕種等事，無不明白記載。我們祇要我們在每縣每城裏某甲某乙某丙某丁來去，能有確實調查嗎？除去在某一地發生盜案命案，才來查什麼人謀財害命外，平時什麼人知道各個人的家世如何財產如何呢？國家又何嘗來管呢？一個兵士在戰場死去五十萬人，何曾知道某人的確姓張，某人的確姓李呢？假定姓張的自己不願當兵，出了點錢來買了姓李的頂替，國家又向誰來管呢？一個兵士在戰場死去，來陸軍偵察，幾天以後，沒有不通告他家屬的。但是我們抗戰八年，一個兵士死去，陸軍部會打電報給他的妻子或父親嗎？恐怕絕對沒有這回事。簡單來說，全國幾萬萬人名姓不正確，身份不正確，國家事情是無法辦的。同時所謂土地調查，就狹義來說，是指田產界限而言，但是各人在土地上有牛羊多少，每年收穫多少，也應記得明白。美國太平洋學會在熱泉開會時，我到縣政府去看他們土地調查冊，其管理員跟我說：你所住的旅館，田地產業多少，每年盈利多少，納稅多少，土地調查冊上便能告訴我。試問國家平日有這種調查，人民資產雖然在目，如何能有逃避租稅或其他不法行為呢！這是第一點。

第二、公開。現在民主政治最大要點，就是公開。所謂公開，就是不管行政司法立法一切都可讓人民知道，不論帝王時代皇帝深居宮中，靠太監或大臣傳達命令，而在傳達命令中乃有擅作威福，狐假虎威等事。但是在民主國中，這些現象都不見了，就因為一切公開之故。所謂「公開」二字除了議事，審判有記錄，政府發布公告有記錄外，還有一個意義，就是：任何事情，不許有第二人可以假託命令，如從前大臣或太監假達聖旨之類，這樣就沒有人能有居間作弄的行為。所謂「公開」的好處，就是發動人的意思和執行人的意思，一切擺在公眾面前，無法作弄是非顛倒黑白。第一種公開，是行政的公開，總統或皇帝意思如何，非經過內閣閣員副署，命令發不出來。這種命令，是經過討論，審查而後發出的，而且有人附署的。所以政府命令是無法由其他人播弄的。政府命令所以每年每月每日有公報，公家私人均可保存一份，可以此為憑來與政府爭執辯論。其次，議會的公開，議事准許全國人民旁聽，而且所議之事都載在議事錄中，如何通過以及贊成否決之票數多少，統統向外宣佈的。再其次，司法的公開，審判時原告如何？被告如何？判決如何？判決理由書，法官必須做一篇篇文章，說明判決之故。以上三種行政立法司法的公開，就是民主政治之特色。再舉各都務來說，美國財政部支出收入數目，每天有報告一張，如同銀行結賬一樣，試問金錢公開到這程度，更有何人能作弊呢？

第三、制度基礎。現代的民主政治基礎決不建築在一個人身上。國家大政至少分在三個機關手上。⊙立法；⊙行政；⊙司法。因為有三個機關分担國事，所以能一面互相牽制，一面互相合作。既經由三個機關分担國事，所以國事的處理不會只靠一兩個人而是靠制度的。立法院通過並頒行全國的法律，行政部執行這種法律，司法部是根據法律判決民刑訴訟。猶之乎一個銀行，下有股東大會，又有董事會，又有常務董事會。許多事情，有的提交股東大會，有的提交股東大會。股東會董事會和總經理的權限，各有明白規定，所以現代銀行基礎，也是在制度基礎上，不是像錢莊那樣在一個人身上的。或者說現代的大學，有校董會、教授會、各院院長、各系主任。所以現在大學也與從前私人開門授徒，是迥不相同的。就是因為一以制度為基礎，一以人為基礎。銀行與錢莊之不同，大學與「門館」之不同，也就是皇帝專制與今日民主政治之不同。

以上把中華民國憲政不能成的原因，及今後補救方法，在乎改造治者與被治者的資格，已經說過了。簡單說一句，在乎養成新的心理態度，然後可以有新的政治。今後憲政基礎，即在於是。

我還要忠告國內朝野人士，如大家誠有把中華民國造成民主國的理想，第一件事，要識大體，去小意氣，方才能把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後四萬萬人民乃能真正成為主人翁，不單單充當黨的工具。誠能如此，不怕國家不安定，不怕民主不能實現。

美國對華政策與中國應有的反應

張東蓀

自日本投降降以後，中國問題弄得到今天那樣的錯綜複雜，難以解決，其主要的原由未嘗不繫於美國的對華政策。中國本身有矛盾，自己本就无法解決；不料美國對於中國內部的矛盾，又有其特殊對付的態度，於是更加重其解決的困難。內外夾攻，形成一個連鎖。倘不尋出其癥結所在，先加以改正，則必變為死鎖。本人主張解決這樣的錯綜複雜的問題，當先從分析美國對華政策入手，然後提出中國人應當有的反應。

我以為美國對華政策始終有兩方面。這兩方面有時在表面上好像相反，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衝突。第一姑妄名之為外交的見地；第二則是軍事的見地。從外交的見地，美國當然希望中國統一、安定、民主，獨立以至於強盛。但從軍事的見地，則不能不附加條件，就是中國無論如何必須劃入美國在太平洋彼岸的安全地帶。本來這二次大戰太殘忍了，太可怕了，任何國家對於未來都懷有戒心，這本是可以原諒的。大家明知道美蘇在最近十年二十年不會有打仗，但事實上他們的對立雖有時尖銳，有時緩和，却始終未變。蘇聯因為求自身的安全，把安全地帶愈劃愈遠，自然使美國亦不能不作同樣的企圖。今天不是戰事，乃只是為了防禦將來的戰爭而從事擴充其安全地帶，因劃安全地帶而起爭執。至於這個爭執由誰先開端，我們不必加以批評。反正中國有一句老話：一個碗碰不響，兩個碗才叮噠。在這樣的情勢下，中國問題遂更難解決了。以軍事見地為主而吸收外交見地的是以赫爾利為代表，他雖失敗而去，但與他同樣見解的美國軍界人士恐怕還有不少，在中國，亦有些在美國政府中。以外交見地為主而吸收軍事見地的當然是馬歇爾。一班人不明美國內情以為美國有相反的兩派，有兩個不同的政策，這是錯誤的。只有當政的國民黨比較明白一些，所以總想利用美國這個弱點來維持其獨裁。我嘗說會平商談所以遲遲不能有結果的緣故，是由於美國人雖居調停地位，却自己有他的算盤。必須合乎他的算盤，他才施行壓力，乃會生效。所以今天要想和平商談能有具體的結果

，必須先釜底抽薪，先使美國所顧慮的一切得著一個比較上合理的滿足。於是使美國不致夾在中間糾纏不清，他可保持一個純粹公正的態度。

我們要知道注重軍事見地的美國人為甚麼主張援助國民黨？他們決不是有愛於國民黨，他們亦明知國民黨腐敗。他們只是以為只有國民黨肯接受他們的要求。至於中國共產黨，他們亦何嘗不知其為苦幹與廉潔，乃只因為疑心其與蘇聯有關，故放心不下。我們願意誠懇懇地告訴美國人說：縱使國民黨一百二十分接收你們的要求，而中國這樣的驕兵悍將無論加以怎樣的訓練與高度的配備，亦決不足與蘇聯一戰，中國諺語所謂朽木不可雕也。須知雕朽木乃是徒勞而已。好像注重外交見地的美國人已稍稍看到這一點，但他們的目的依然注重在改編中國軍隊。所以整軍方案是馬特使的主要工作。因此我們須知美國人所希望的中國聯合政府只在於貫徹這個整軍方案，至於聯合政府中民主分子的多少與整個政府之民主性有幾何程度，他們是不注意的。在此顯然便有一個距離，即中國民主派希望中國變為民主是一個政體的變化，而美國希望中國變為民主僅是為了改編軍隊的便利而已。站在中國人立場，美國如此的態度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民主只能自己爭取，不能由他人代爭。不過因為美國如此却及被國民黨看透了。所以國民黨希望拿一個假扮的民主來搪塞，只求對於軍事方面不拒絕美國的企圖便可無事，這便是因為美國有軍事見地夾雜在內的緣故，反而致中國真正的民主發生了一些障礙。今要解決這難題，著者願意提供下列兩點：

第一、我們必須對於美國的軍事見地予以相當的考慮，倘使一味以本國獨立為立場而不予以考慮，則必反而引起美國的誤會，以為中國有親蘇的苦心。所以今天必須使美國對於這一點上十分放心。根據此義，著者主張中國民主派各團體，包括共產黨在內，應該有一個堂堂正正的對美聲明，對於美國的援華政策作中國人應該有的反應。

第二、上述的聲明發表了以後，再由各團體組織一個國際關係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民盟、中共、民聯，各方面推出重要人為代表，青年黨願意加入，亦所歡迎。由這些人赴美國，向其朝野澈底說明中國人的態度。至於聲明的內容必須具體列出來，先應提出一個原則即：中國誠心誠意願與美國拉緊，但此却以不引起蘇聯的猜忌為限度。換言之，即不使蘇聯感到威脅為限度，過此限度中國不能承受。其理由是由中國決不願意使美國的一切軍事援助。例如訓練與配備陸軍與贈送海軍軍艦等等。至於美國海軍要在中國太平洋岸建立基地一層，這却與美國替中國重建海軍有關，倘使這些基地仍為重建後的中國海軍所有，中國亦不會反對，否則便不合上述的原則而為中國所無法承認的了。不過這些援助的實施必須在中國改為聯合政府的民主政體成立以後，中國應該表示請美國所有一切援助都準備好了，靜候中國內部自己來改變其政體。在聯合政府未成立以前，應該一例暫時停止。其理由是：美國應該信賴中國將來的聯合政府，因為正是他所企求的。倘使不信賴聯合政府而反信賴現在的國民黨一黨政府，則杜魯門總等一切宣言都變為欺騙了，可見決無此事。

至於美國人訓練中國軍隊，應當按照政治協商會軍事組所議決的建軍委員會與整編計劃考核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都規定為由各方面人士參加組織之。故著者主張關於技術與科學方面由美國人任之，至於精神訓練則應由這樣的委員會負責，推出無黨無派的人任之。其目的在於精神方面養成軍人的國家民族觀念，以免流於為人作工具。我相信軍人而有充分的民族觀念斷不會使國家失去其獨立性。把軍隊完全辦到國家化，超然於任何黨派以外，並且對於政府的更替不發生絲毫的影響。所以精神訓練如果操在中國的賢明人士之手，則中國軍隊雖變為充分的美式化，而蘇聯亦決不致感到惴惴不安。故這一點是我全篇的主眼，希望大家注意到這一方面，因為既可接收美國的要求，又可以避去蘇聯的疑忌。

但此事却又有一個前提，即政府所以必須改為聯合性的緣故，主要還在國防部一方面。國防部必須改編，仍取聯合性質，就是因為上述的兩個委員會是隸屬在下的緣故。

我全篇的要點有二：一是中國應當根據一定的原則與限度，歡迎美國

在軍事方面的對華援助；同時由改組後的聯合政府來接收這些援助。二是為了不妨礙民主計，為了世界安全計，中國必須設法排除美國在軍事方面有疑心中國可能與蘇聯相近的猜忌。二點却是一件事；如果第一點做到了，第二點自無問題。不過單就第二點而言，中國有一部分民主派却不能不特別挺身出來以負起這個責任，就是他們應該有積極的明確態度對美國表示，不能專是消極的批評與指摘，不能專根據片面的報導。姑舉一例而言，如美國軍事顧問團的來華，按理應在整軍方案施行的時候，亦應該在政府改組以後，現在就要來是應該反對的。但不可以主張取消。因為整軍方案是各方簽字的。所以我主張對於當前的複雜又困難的問題，要想解決必須釜底抽薪，先使美國除去其對於中國有與蘇聯接近的疑慮。感情性的批評與消極性的反對，徒然增加其疑慮，反使解決更加困難。演變到了今天已似乎到最後階段，勢必有一個積極性的與理性的正面態度向美國朝野表示，我不相信美國的政策的政策是不變的。反之，我相信美國今天這樣的雙重性政策亦正在變化中，只要我們態度堅決，而又十二分正確與合理，美國是在相當的限度內會修改其現行的政策的。

以上是說軍事方面，但我們要表示態度必須將美國的政策全般加以檢討。換言之，即關於經濟方面亦須有所表示。現在美國消費品傾倒中國工商業的情形，固然是由於中國國貨資本的進口在那裏作祟，然而我們却不能不根據此事實，而要求美國承認中國今後必須採取在互惠的廣汎原則下之保護關稅。中國今後對於進出口必須有相當的合理統制。倘這一點不為美國所承認，則美國對華任何好意，中國都不能接受了。

我以為中國以人民立場來對美國政策作一個反應，至少應具上列的幾個意思。

白旭著

論體

定價二千五百元

直接函購 七折優待

致敬宋慶齡先生並擁護其主張

王之德

也許是個巧合罷！七月廿二日國民黨機關報申報載孫總理德配盧太夫人來滬，度其八旬大慶，四世同堂等語，各報連登了兩三天。絕對「避開政治論爭」的宋慶齡先生，以「人」的立場，表現其人格，對現實政局「登這時候非說話不可了」。就其態度之出發點論，認為「國共之間的談判不能作最後之決定。最後之決定必須屬於中國的國民」；她不以特殊地位或國民黨為立場，而以人民為立場，自然是值得我們老百姓無條件加以擁護的。

多謝申報記者拋磚引玉的技巧，逼出宋先生為自我人格之表現，而不得不說幾句話，引起中外之注意與批評。宣傳部長彭學沛也不得不說話了。他說宋慶齡雖然仍隸國民黨籍，但其主張素不與國民黨相同。我們倒要問：弟現在的國民黨，是否即係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有無變質？或者宋慶齡的主張，是否已經與孫中山脫幅，兩人在政治上根本離了婚？我們想兩者必有一于此，倒要請教彭部長說得明白點，以增進我們的認識。

至於「德配」問題，不甚值得討論，不過善讀總理遺囑的國民黨員總應該記得「書籍遺贈余妻宋慶齡」這句遺囑罷！孫中山手書之建國大綱末尾亦有妻宋慶齡跋諸字，而國民黨亦曾一度稱宋慶齡為國母。

現在最重要的，是對內關係所反映的對外關係，不得不加以認識，分析與解決的。宋先生的話，是「現在沒有外敵再威脅我們的國土了。……反動者希望把美國拖入，從而把全國拖入戰爭中。」同時她仍承認中國停滯在殖民地主義的過程中。

首先我們要大家用鏡自照，像不像五強，或四強之一？不要為聯合國規章上的外交辭令所矇了。所謂「強」者內力已經充沛至非向外發展的階段上，而我們則尚要美國重軍門戶開放政策來保障我們領土之完整。甚至

國內和平與民主政府的組織，與美蘇的撤兵，亦要一九四五年三國外長在莫斯科決定。不知我們政府何以任令內政外交自主權的喪失而毫不抗議？則今日他人即稱我為「強」亦何必喜，罵我為「壞」又何必怒，「為外人所竊笑」更何必計較？問題在認清和平目標向增加國力方面去做，終有致「強」之道。

我希望大家萬勿意意外驚，忘了自己，而專談第三次世界大戰何時發生，與美蘇如何矛盾，這些問題不特與我們絕不相干，而且多談是有害無益的。我們在精疲力竭的戰後，再過八年，恐怕亦休息不過來。還有力量來參加第三次大戰麼？美蘇的衝突與否，讓他們自己去表演，我們大可不必做丑腳穿插其間，徒足以引起他們的嘲笑，而絲毫不能有所左右。老實說，我們即使以國土供美國作反蘇基地，以促美蘇作戰的成功，即使蘇聯必敗，而中國共產黨，亦因以消滅，此類的如意算盤果如所期，恐怕我們亦沒有好處。問題是演變過程中的逆潮，決非抗戰八年後久病未蘇的我們所能支持，恐怕蘇聯未敗而我們先倒。諺云孤注一擲，則其祇能一擲以隄俸於萬一，而不能認為拿手好戲得意文章以為再擲三擲也明甚。我們痛定思痛，回味此次中日戰爭的危險萬狀，多少應該有點警覺性罷！

因為我們沒有力量，所以我們必須退出國際間的角逐，把外交政策靜止起來，設法與一切糾紛絕緣。然而我們的常家人蔣先生，他是個計劃極好的參謀人才，其畢生使命為消滅軍閥與戰勝日本，均藉戰爭手段來貫徹來完成。蔣先生自然是充滿了作戰心理的人。然而今日我們能以蘇聯為假想敵麼？中蘇力量之對比，恐怕不成比例，非如戰前中日一與十之比的有比例可尋，參謀本部恐怕因找不到比例而擬不出計劃，恐怕英雄無用武之地罷！因此，我們可以斷言蘇聯亦將本其傳統的歐洲主義而不以中國為假想敵。宋先生的話，如能提醒時代使命業已完成的蔣先生，確是有益的。

中國問題逐漸成爲國際問題？

· 生 毅 ·

美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十九日晨在清涼世界的廬山，親見蔣主席，呈遞國書。外國大使在首都以外之地，呈遞國書，在我國此時尚爲第一次。

司徒雷登在廬山會與蔣主席數次晤談，據他自己說：「抵山後共謁蔣主席四次，談到中國和平問題，我很贊成蔣主席對和平問題的政策。美國人與中國民衆要協助蔣主席的政策，使中國在蔣主席的領導之下，和平民主得以實現。」

至於蔣主席的政策，其內容究竟如何，司徒大使沒有詳細說出，蔣主席自己也沒有明白告訴我們國民，據一般的猜測，是不改變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的基本原則，而在方式上略予改變，不復再經政治協商，而由政府主動的改進政治，實施政協決議。至於這條路能否走得通？作者不想在這裏多說。

而蘇北戰爭，愈趨劇烈。據中共軍事發言人在南京發表談話稱：國軍現以三對一的優勢兵力，向蘇北「解

放區」展開廣泛的攻勢，國軍兵力計有七軍之衆，佈置於自來安至南通一百廿里長之戰線上。……徐州附近更集有國軍飛機百餘架及大坦克克車。

同時傳聞於花江畔戰事，亦已發生。中原軍區，共軍向北逃逸的殘部，仍在國軍攔擊中。

談判是停頓了，但內戰有自局部變爲全面的可能。既非和平，又非戰爭，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局面？

國民黨組織部長陳立夫在南京接見中央日報記者稱：「中共猶如盲腸，有危害生命之一日，吾人必須割除之。」如果是「割」，用的必定是刀。雖然後來把語氣修正得溫和了些了，但在民主政治之下，各黨派地位平等，互相尊重對方的地位。何以英國稱反對黨爲「王之反對黨」，這道理他們懂得麼？

馬特使和司徒大使先後由廬山飛返南京，企圖恢復和平談判。據司徒大使對法國新聞社記者稱：「目前國共爭論，僅爲人類問題，而所有人類問題均能解決，國民黨與共產黨雖因多年誤會，互相疑懼，引起內戰，吾人刻正予以密切注意，但雙方所信奉之主義，均適合中國國情，是以目前局勢與中國革命及抗戰時間，迥然不同，至於最近數月來，國共談判，余當竭盡所能，促成全國四萬萬人民所期望之和平。」在司徒大使看來，國共雙方所信奉的主義，均適合於中國國情，這雖然是一句很好的外交辭令，但能否使國共雙方都能接受這個意見，因之而停止互相的疑懼和內戰，共同從事建國，我們實在不敢過分樂觀。舉一個例子來說：司徒大使的「國共雙方所奉

主義均適合中國國情論」，顯然是和陳立夫先生的「共產黨盲腸論」距離很遠的。

這樣說來，馬特使，再加上一個熟悉中國國情的司徒大使，美國也未見得能够促使中國和平統一麼？我們雖不敢如此的過分悲觀，但我們認爲美國的對華政策實需要若干的修正不可。

蘇聯在不久以前，即已開始批評美國對華政策，但似乎不及莫斯科電台二十二日廣播「新時代」雜誌這樣的露骨：「美國正在培植中國的內戰，俾確保其在遠東的經濟及政治支配權，蘇維埃共和國對於美國此種在華政策，殊不能漠然置之。美國已視在華經濟優勢爲其作戰的合法報酬，更視中國爲其新的經濟邊陲。就在華美軍當局的行動判斷，若輩正在準備大舉行動。美軍第七艦隊已集中青島，該區將發生軍事衝突。青島美陸戰隊司令且已宣佈其協助中國政府軍的意向，另有美艦一隊往返長江，藉口維持治安，協助中國政府。此等事實，令人不得推斷美國無意改變其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而此種政策的遠大目的，厥爲促進美國野心，在華不建立經濟與政治根據地，更擬造成戰略根據地，以便美國得以支配遠東，實無疑問。蘇維埃共和國的一致意見，認爲切實實現莫斯科外長會議對華各項決議，此其時矣，蓋是項決議，含有圓滿解決中國國內問題及保障遠東永久和平的最低限度先決條件」。「殊不能落然置之」這幾個字是值得我們重視的。中國方面，共產黨以及其他民主人士對美國對華政策，亦早已有所批評了。但似乎亦不及久守緘默的孫夫人宋慶齡女士於二十三日所發表的對當前時局的意見這樣的有力。她對美國的對

上期作者在「歐洲和平大會展望」一文中曾說，巴黎外長會議中未獲協議的問題，最重大和最困難的是德奧問題，或不能在此次和平大會中加以討論，作者所以如此相當肯定的判斷，乃基於以下的一種看法：就是當四外長討論定期召開和平大會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他們背後有兩個不盡相同的原則。在蘇聯看來，三強或是四強應該對各國的和約先獲得一種協議，但在美國看來，決定世界前途的對各國的和約，不應該由三強或是四強包辦，而應該由同盟國和受軸心災難的國家共同來決定。

七月四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表示對七月二日
國外時事分析：

從巴黎和會談到德國問題

· 蘇 生 ·

十九日召開和平大會無反對之意。但於下一日，莫洛托夫堅持反對中國為邀請國，並堅持和平大會的議事規程應先由四強獲得協議。美國務卿貝爾納斯很氣憤的說：「這顯然是說明蘇聯代表不願將召開和會的請柬發出，除非滿足了他腦中所想得到的目的」。莫洛托夫遂建議四國外長討論德國問題，而由四國外長代表研究和會的議事規程，貝爾納斯回答說：「我們早已準備在任何時間討論德國問題，但蘇聯代表會加以拒絕，我現在不願由於莫洛托夫先生的強迫而加以討論……昨天蘇聯代表會使我們在這裏直到深更半夜，使他獲得賠款，所以我建議我們今天也可以坐到

深更半夜，看看我們對於世界和平能否做些事情。討論到下午九時，四強間對於和會的議事規程和請柬，仍不能獲得協議。下一日又繼續討論，莫洛托夫發言道：「蘇聯代表不能同意破壞莫斯利宣言與使和會成為橡皮圖章的機器。」貝爾納斯針鋒相對的回答道：「如果你怕和會成爲一個橡皮圖章，那末，讓和會自己去規定它自己的規程。不論莫斯利宣言或其他文件，都沒有規定外長會議可以決定和會的規程。」十日晚，僵局終於打開了。四外長一致接受了法外長皮杜爾的建議，四外長可建議和會的規程，但和會有權加以改變。

蘇聯何以態度如此，實是因爲懷疑英美已組成所謂集團，擬在和會中以多數壓迫蘇聯。世界和平的前途，在現實方面講，完全要看三強能否和諧合作，但在經理論方面講，世界的前途，不能由三強專斷，而須尊重其他國家的意見和地位。美蘇兩方原則的不同，究竟誰是誰非，只有由以後的歷史家來判斷了。但在原則不同之下，心緒不同之下，這次和平大會能否有大成就，我們實在不敢過分樂觀。

四外長會議已經獲致的協議，四強在投票時或許不便於不遵守，但是其他參加和會的國家，可能提出修正案，甚或對四個的協議案加以否決

政策，作了如下的批評：「美軍的駐在中國土地上，並不能增進中國人民間的和平與秩序。借款祇應給予一個改組了的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政府。……若使美國能够明白表示將不再供給軍需品與軍事援助，中國的內戰就不會擴大發展。中宣部彭部長因之發表談話稱：孫夫人的意見，不能代表國民黨的見解。美國務院發言人也因之發表談話稱：美國對華政策的目的，乃在聯合各黨派組織一個民主的中央政府，馬歇爾特使仍在中國，即以此故云。」

美國輿論對孫夫人的意見的反應不一，但大家對中國局勢表示一種關注。茲將若干報紙和廣播評論家的評論節錄於下：

費城「詢問報」稱：「吾人應竭力設法阻止中國的內戰。但美國租借的軍事物資若果鼓勵中國的好戰行動，則此等物資應即停止運送，並設法撤退駐華的一切美軍。吾人不應以美國的兵士與海軍陸戰隊，留駐於無意識之衝突中。此種衝突必將使中國人民愈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艾爾瑪威維思在美國廣播公司稱：「中國政治雖然很複雜，國共雙方雖然都受指責，但是有兩件事是非常明白的：第一、在二月間國共雙方雖然都表示贊同成立聯合政府，但未見實現，大部份的責任，應由國民黨的反動派負擔。對於這些反動份子，委員長如果不是不能就是不願意管制他們。第二、美國飛機，戰艦和其他供給品，原是供給一個團結中國的軍隊，但是似乎它們已獎勵國民黨用以發動戰爭」。

華盛頓郵報稱：「中國內戰的責任，究竟誰屬殊難回答。宋慶齡女士的主張，若不完全偏袒

，也未可知。至於四外長未獲協議的諸問題，除有關巴爾幹各國和約的，如多瑙河自由通航問題之外，我們相信在蘇聯堅持須先由三強或四強獲致協議的原則之下，不能提出詳加討論。

換一句話說，這次和會所討論的是對議，保羅，匈，芬五國的和約問題。這五國的和約商定後，歐洲的和平，或許有了一些頭緒。但是若說，歐洲的和平，從此就有了保障，則我們不敢如此說。因為歐洲和平的主要問題是德奧問題，尤其是德國問題。如果德國問題不解決，歐洲是始終不能安定的，不幸關於德問題，四個的看法不同，做法不同，四個在外長會議中，爭辯了一場，沒有獲得協議，至於何日才能的獲得協議，則我們簡直不敢斷定，但這次和會如果能夠開得好，當然可能開拓一條較為平坦的路。

關於德國問題，據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特的報告，四國爭論之點有如下述：「巴黎外長會議對於義大利及其衛星國的和約問題，雖有真正的進步，但對於德奧兩國問題則毫無進步。或許討論所費的時間，並非徒然，因吾人的經驗證明吾人與蘇聯友人的諒解，不能一蹴而就，吾人必須經過一番唇舌，重彈舊調，重申立場。余固深信蘇聯的不易諒解吾人，亦猶吾人的不易諒解蘇聯。但有時余以為吾人的蘇聯友人深恐彼等對於吾人所需要的一切，若不爭辯而即表同意，則吾人將視彼等為軟弱，故不得不故意作梗，然而不斷的爭執，對於一個希望永久和平的世界，亦非幸隔。蘇聯以事前擬就的聲明，開始討論德國問題，吾人所建議的條約草案，原為保證繼續解除德國的武裝至少二十五年，而蘇聯的聲明對於保證

德國不再威脅蘇聯與歐洲安全的條約，意堅持反對。……蘇聯方面稱，吾人所建議的條約不適當，不能保證德國納粹主義之消滅與民主主義的抬頭，不能對蘇聯保證賠償，但此等皆屬政治問題，早已在波茨坦協定中論及之。吾人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的軍事協定，規定立即解除德軍的武裝，並消滅其戰爭工廠的軍事能力，吾人所建議的二十五年條約，意在德國一經解除武裝，吾人將注意其不再披上武裝。吾人不明瞭蘇聯反對的理由何在，尤其史大林元帥對於此事已於去年十二月廿四日在原則上表同意。」貝氏不明瞭蘇聯反對的理由何在，但據我們從蘇聯報章上的論調來觀察，蘇聯反對的理由大概是：不相信美英有實施雅爾達和柏林會議決心，而想偷換牌牌的加以修改和推翻，他們認為貝爾納斯提出的解除德國武裝草案，不能算作世界和平及安全的有力保證，為它並沒有澈底解除德國軍事及經濟武裝的規定，它忽視了保證德國民主政權的最重要工作，同時並忽視了賠償問題，並擬利用納粹殘餘力量，策動反蘇運動，或借二十五年條約的藉口，使美英勢力長駐於德國，所以蘇聯認為應先澈底實施前此的協議。貝氏接着說：「蘇聯代表謂渠已接獲報告，英軍佔領區內的解除軍備工作並未實施。英國代表則謂據報告蘇軍佔領區內的德國工廠現仍開工。吾人要求管制委員會調查此項報告，並加以證實。英法兩國代表贊成此項辦法，惟蘇方則不同意，除非此次調查工作僅限於解除軍備方面。」關於英蘇在德國勾心鬥角的情形，請參閱本刊第一一六期「鐵幕」一稿。後的德國問題一文（編者注）……吾人已無須贅言，如就各強之

蘇聯與中共，原可更為有力。」「美國切忌以軍事計劃，計劃必須繼續八個月以前杜魯門總統所定的計劃，當時總統稱：「吾人之目的為協助中國統一。」我們很明白，美國是不能再回到孤立主義。他所以負起協助中國和平民主統一的任務，一方面固由於替他自己所領導的世界和安治遠東，而另一方面固由於替他自己所不幸的，中國有國共兩黨對立的。整個世界又正在兩大強國的競爭中，國民政府是一個「壞政府」。在「被美國人看來的，共產黨就是蘇聯，而蘇聯這一套決不合於美國的生活方式。但是若欲幫助中國政策的矛盾和苦悶，就是在此可能的事。美國對華政策的矛盾和苦悶，就是在此。

不能說蘇聯講話，美國考慮而已，就是英國也。雖然在維英幾千哩外地方發生，可是它已逐漸成為國際重要性的問題，對於中國內戰，西方民主國家和蘇聯集團意見的歧異，引起一般觀衆的集中，較巴黎會議上所討論的任何爭執問題，還要來得厲害。世界人士不能再對顯然危害世界和平的事延局加以考慮了。

這是不難顯示，因為我們不能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因為美國不能調解國共間的糾紛，而將引起國際的干涉呢？我們實在十分擔憂。中國在國際的地位，已經一落千丈，假使現在再由中國來干涉，請問把國家的面子丟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是一個人什麼面子？而在他人面前丟去盡面子？目前推一挽救之道，只有對自己人少爭而子謀，互相讓步，各黨派處於平等地位，再來協商，同來爭取這個對外的「大面子」！

司徒大使於廿七日繼馬特使之後，特自兩廣山。此行會與周恩來長談兩小時，涉的陰謀層層而大，當甚重大。大局的轉好轉劣，胥視此行結果而定。

軍事觀點言，四強劃區管制德國實非盡善盡美的辦法。據照波茨坦宣言，在經濟方面，德國應為一整體，吾人應設立一中央管理部門以達成此項目標，惟事實上，德國已被分為四個區域，各區人民間的動向，貿易及思想已受嚴密限制，其情形已甚於各獨立國之間。結果，各區均難於自足自給。……吾人在巴黎會議中，建議訓令管制委員會設立中央行政機關，以便管理德國，作為一個經濟的單位，並籌備各區產品的交換及進口的平衡計劃。以前原反對設立中央行政機關的法政府，表示願意接受吾人的建議，英國亦表示同意，但蘇聯則稱不能同意將薩爾區擱絕在外，因此無法進行。據最近消息，美佔領區已停止輸出賄賂物資與蘇聯，並將不管蘇聯如何，準備在美國佔領區作為一個經濟單位予以管理，且與英國佔領區合作。德國應在經濟上應作為一區單位，蘇聯不反對，德國應成爲一個完整的經濟環，但認爲盟國對德的工業管制是必要的。

德國目前沒有政府，美英蘇迄今沒有定期允許德國政府成立的意思，但美英蘇間獲得了對德和約的協議之後，德國方面突由誰來在這張和約上簽字呢？蘇聯認爲德國中央政府的建立是盟國與德國締結和約的先決條件，而這中央政府必須是民主的，且應擁有肅清納粹餘孽的力量。再者英蘇兩國對德國都存有一種幻想，據美國法蘭字李普曼的觀察，他們都在各自找出一個方法來利用一個統一的德國，換言之，英國返回到張伯倫時代的政策，使德國以後能轉而攻蘇，蘇聯亦返回到莫洛托夫和李賓特洛甫時代的政策，使德國以後能由不攻蘇而轉而攻西方。德國問題的複雜與難於解決，其原因即在於此。但我們總希望對於德國能有一個妥善的觀法方案，像今日這樣，究竟不是一個辦法。德國問題解決後，歐洲才能建立恆久的和平，與德國問題比較起來，這次和平大會所談解決的意，羅，匈，保，芬問題，祇是次要而已！

美國著名刊物一覽

美國的雜誌像報紙一樣都是私營而發售的。他們的內容編輯按讀者的興趣或對讀者的要求而定，雜誌全無檢查。下述各節係美國最有名雜誌銷數，內容以及其中一部份的顯明政治傾向的說明。

「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 銷數三、三九三、六〇一份，由寇的斯出版公司發行，在賓夕文尼亞州費城出版，圖文並茂，小說與各地報告多係美國及其他國家名家手筆。印刷精良，雖非機關刊物，言論態度相當保守。

「柯里爾」(Collier's) 銷數二、八〇一、二五八份，克羅威爾柯里爾出版公司發行，在紐約出版，內容與「星期六晚郵報」相仿，但態度不如它保守，旨在吸引年青讀者，它雖然算不得一本政治性的刊物，但的確倡導開明的政策。

「自由」(Liberty) 銷數一、一一二、一一六份，在紐約出版，內容也有幾篇偵探小說與創作，皆在滿足愛短文與小說讀者的要求，銷行對象與「星期六晚郵報」以及「柯里爾」略有不同。經常刊登關於體育，戲劇與人物等特寫。

「紐約客」(New Yorker) 銷數二〇四、九八六，在紐約出版，這新雜誌富於談諧與諷刺，專供智識階級人士閱讀。內容盡屬幽默作品如漫畫有趣的現在報告，有名人的側影，話劇，運動，書評等專欄短篇創作，以及「街談巷語」一欄

內的小品等。文字的水準極高，一向推薦有希望的青年作家。

「時代」(Time) 銷數一、一七八、〇〇〇份。由同時刊行「幸福」「生活」與「建築論壇」(Architectural Forum)「時代出版公司」發行，在紐約出版，內容頗多圖片，新聞報導頗具特色，短小精悍而面面俱到，編輯上分門別類，「商業」「國外新聞」「科學」「國事」等等。

「新聞週報」(Newsweek) 銷數五十九萬八千。在紐約出版，發行者「新聞週報出版公司」這刊物不僅報導新聞事實，並分析國內國際重要事件的意義，新聞週報作者，多半由作家與記者署名，這點與「時代」文章作者多半匿名的做法不同。

「生活」(Life) 銷數四百萬，由時代出版公司在紐約刊行。可稱美國最主要的圖片雜誌，內容特多時事及新人物照片，有時也刊發若干關於人物，事件與新聞文章。

「展望」(Look) 銷數二、一三二、三六一份。由考爾斯雜誌公司(Gowles Magazines, Inc.) 在紐約刊行，多刊專題連連照片(Picture-Article) 少刊新聞照片。但內容文章有照片配合，都極富時間性。

「民族」(Nation) 銷數三三三、七二七份。在紐約出版，為分析政治與批評文藝的雜誌。

文化一欄內包括新書、音樂、戲劇、藝術、歌舞等名家評論。態度開明。

「新共和」(New Republic) 銷數二九、三四六在紐約出版，是專載政治與文學批評的自由主義刊物。形式與內容均與「民族」相仿。

「新羣衆」(New Masses) 銷數三一、〇〇〇，由「新羣衆出版公司」於紐約出版，為觀點與共黨大體相同的左翼刊物，載有尖銳政治漫畫。

「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銷數一〇九、九七八份，在麻洲波士頓城出版，刊登專家所作關於國內國際事件以及社會學問題的文章，為一態度保守的學術性刊物，有時刊載創作與書評。讀者為少數深受教育人士。

「哈卜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 銷數一〇五、二七六。申哈卜斯兄弟公司於紐約刊行，內容與「大西洋月刊」相仿，但態度比較自由而編排比較活潑，文章大部份由工業、政府、科學與教育界人士執筆。

「老爺」(Esquire) 銷數七二六、〇〇〇份，「老爺出版公司」於紐約刊行，載關於運動、國際事件及有趣人物的描述文章，也刊名家創作，它以成人為讀者對象；也以刊登生動而輕鬆的漫畫著名。

「幸福」(Fortune) 銷數一七七、一三三。為「時代出版公司」刊物之一，注重商情分析與經濟研究，特別注意以社會學觀點研究商業與國際貿易，圖文印刷極為精美，「有時出專號，全刊登載同一問題的文章。同時主持全國著名的民意測驗之一。

「婦女家庭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 銷數四，二〇五、六九二份。由寇的斯出版公司在費城出版，它是美國權威婦女刊物。對讀者極有影響。它刊登優秀的創作，也刊載現地報告與論文，題材都與婦女最關心的家庭陳設，服裝式樣，育兒須知，衛生知識等有關。

「婦女家庭之友」(Women's Home Companion) 銷數三、六九二、三三七份，由「克勞威爾河里爾出版公司」在紐約出版。內容與「婦女家庭雜誌」類似，因鑒於社會生活的重要性，經常發表關於社會活動，社會問題，社會設計之類的文章，此外為輕鬆創作家庭佈置，保健與時裝等分類特寫。

「麥考爾斯雜誌」(McCall's Magazine) 銷數三、五〇〇、〇〇〇，在紐約出版，也以刊登受歡迎的創作為特點。同時發表分析婦女問題文章，比較的有政治性。它的時裝欄非常豐富，保有關與陳設欄也很充實。

「好家政」(Good Housekeeping) 銷數二，六七三、三八〇，由赫斯特雜誌公司於紐約發行，內容較其他婦女刊物不純正。發表創作與社會問題的文章，並載家政，保健，保育與時裝等特寫，其家庭陳設欄特別講究。編排的藝術化也頗著名。

「美國人雜誌」(American Magazine) 銷數二、六一七、七二二份。也係克勞威爾河里爾公司在紐約發行。因刊登著名小品作家與記者的特寫與通訊，頗有盛名。此外尚有一專載美國時人的圖片等。

「紅書」(Red Book) 銷數一、六七二、七五六。由麥考爾出版公司在紐約出版，內容與「美國人雜誌」類似。它的小說特寫常兼以男女為對象。

「四海」(Cosmopolitan) 銷數二、一〇〇〇份，由赫斯特雜誌公司在紐約刊行。格調並不純正。插圖極豐富。

「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 銷數千萬份，包括外國版在內。由讀者文摘社於紐約普勒遜特維爾地方刊行。專門刊載各美國出版物已刊的文章。它與雜誌訂有用稿合同，有時也載特稿，政治態度保守，特別是對於賦稅與勞工政策一類問題，美國版上不登廣告。(美國新聞處編譯)

• 歡迎投稿。
• 歡迎訂閱。

• 歡迎投稿。
• 歡迎訂閱。

每逢星期六出版

實售國幣四百元

主編者 再生社

發行者 再生社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三四弄九號三樓

印刷者 聯合印刷公司

上海法界路六四號

電話 九三四五七

再 生



冠生園 露子果

不攪
糖精
質真料配



味子
檸檬
香蕉
蘋果
楊梅
解渴消暑
常飲夏令
(中路京南海上店總)

各食品店均售

上海大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歷史悠久 資金穩固

手續便利 計劃周詳

行址 河南路五〇一號

分行 天津 北平 徐州

再生 二〇期至二三期要目

- 國家爲什麼要憲法
- 制憲·歷史·教訓
- 談中國法幣購買力的問題
- 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蘇北論時局的發結
- 介紹費孝通教授新著：「作之民」
- 「官僚」與「公僕」
- 贛司徒大使對「聯合政府」解釋有感
- 悶熱的政治局面和廬山清涼的仙境 仍是拖的局面嗎
- 關於召開國民大會問題
- 醜惡局面下的一線希望
- 歐洲和平大會展望
- 猶太人復國運動——泛阿刺伯主義
- 四外長會議解決特港問題經過
- 兜奇對於國家的觀念
- 伊郎問題的內幕及其和平統一的經過
- 日本護憲運動與新憲章批評
- 「有百非而無一是」的「壞政府」往那裏去？
- 法國共產黨人物誌

- 張君勱
- 費孝通
- 蔣勻田
- 白旭
- 白旭
- 潘光旦
- 更生
- 沈義
- 毅生
- 毅生
- 毅生
- 孫寶毅
- 毅生
- 蘇生
- 蘇生
- 蘇生
- 蘇生
- 毛以亨譯
- 鄭源
- 侯北人
- 王之德
- 國超譯

內政部准誌記證警字第二五九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〇七號

本期實售四百元